

黄伊 主编



科学幻想小说



科学普及出版社

1106·4/1

论科学幻想小说

黄伊 主编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819793



科学普及出版社

819793

内 容 提 要

本书编集了最近国内外有关科学幻想小说的评论、理论研究和创作经验的文章以及作者介绍、出版概况和其他有关资料等共 27 篇，供从事科学幻想小说创作的作者和爱好者学习参考。本书可以帮助科普作者和广大读者开阔视野，启迪创作思想，激发创作活力，并对繁荣我国科幻小说创作将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论 科 学 幻 想 小 说

黄 伊 主 编

责任编辑：吴 越

封面设计：施 蔚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白石桥紫竹院公园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12 1/8 字数：280 千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4,400 册 定价：1.00 元

统一书号：10051·1010 本社书号：0280

目 录

- 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代序） 郭沫若（1）
- 科学文艺史上永不凋谢的鲜花 公 盾（2）
——读鲁迅编译的儒勒·凡尔纳的两本科学幻想小说
- 试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 肖建亨（8）
——兼论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些争论
- 论科学幻想小说 叶永烈（48）
- 让科幻文艺展开它的翅膀吧！ 彭钟岷、彭辛岷（61）
——关于“科学幻想”的几个问题
- 科学幻想小说杂谈 刘后一（73）
- 多给孩子们写些好的科学故事 蔡景峰（84）
——兼评一些科学幻想作品
- 少年儿童科学幻想小说杂谈 张伯文、黄廷元（92）
- 谈谈中国科学小说创作的一些问题 杜 漸（101）
- 科学幻想小说四题 黄 伊（120）
- 创作科学幻想小说的体会 童恩正（130）
- 答香港《开卷》月刊记者吕辰
先生问 郑文光（139）
- 郑文光和他的科学幻想小说 铁 瑰（149）
- 叶永烈和他的科学幻想小说 王云缦、陈澈（164）
- 肖建亨和他的科学幻想小说 严 慧（178）
- 科学小说的定义 [日]福岛正实（188）

世界 S·F 概貌	杜渐	(197)
西方科学幻想小说概况	王逢振	(214)
太平洋彼岸的科学幻想热潮	叶永烈	(231)
——史密斯副教授谈美国科学幻想小说创作		
法国科学幻想小说新浪潮	琅琅	(237)
苏联科学幻想小说浅论	孟庆枢	(241)
论科学幻想作品中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		
.....[苏联]斯·波尔塔夫斯基 (259)		
美英科幻小说的题材	宋宜昌	(285)
优秀的科学文艺遗产永放光彩	公盾	(296)
——为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恢复名誉		
凡尔纳和他的著作(年谱)	徐知免	(308)
威尔斯的七部著名科学幻想小说	孙宗鲁	(323)
阿西莫夫和他的科学幻想小说	卞毓麟	(335)
别里亚耶夫和他的科学幻想作品		
.....[苏联]勃·里亚普诺夫、拉·努捷里曼 (353)		
编后记	黄伊	(383)

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①

(代序)

郭沫若

科学是讲求实际的。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同时，科学也需要创造，需要幻想，有幻想才能打破传统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科学工作者同志们，请你们不要把幻想让诗人独占了。嫦娥奔月，龙宫探宝，《封神演义》上的许多幻想，通过科学，今天大都变成了现实。伟大的天文学家哥白尼说：人的天职在勇于探索真理。我国人民历来是勇于探索，勇于创造，勇于革命的。我们一定要打破常规，披荆斩棘，开拓我国科学发展的道路。既异想天开，又实事求是，这是科学工作者特有的风格，让我们在无穷的宇宙长河中去探索无穷的真理吧！

● 本文摘自郭沫若同志1978年3月31日在全国科学大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原题是《科学的春天》，现在的题目，为本书编者所加，作为本书的代序。

科学文艺史上永不凋谢的鲜花

——读鲁迅编译的儒勒·凡尔纳的两本科学幻想小说

公 盾

鲁迅二十二岁（1902）年在日本江户留学期间，根据日本井上勤的译本，转译了法国著名科学幻想小说家儒勒·凡尔纳的名作《月界旅行》，由日本东京进化社出版，署中国教育普及社印；接着为旅日留学生办的《浙江潮》编译了凡尔纳的《地底旅行》。此后，鲁迅于1904年还译过《北极探险记》、《物理新论》等书，可惜后面这几篇译文至今没有找到。

鲁迅在青年时代，就致力于介绍外国的科学文化，并特意从日文转译了儒勒·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这并不是偶然的。鲁迅在青少年时代就非常热爱花卉、虫鱼，热爱大自然，他进过南京水师学堂，学过采矿，后在日本学医，更博览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科学名著；从他早年写的《科学史教篇》、《人之历史》等文章中，可以看出鲁迅年轻时对自然科学有很高的造诣。因此热爱科学、迷恋文艺的鲁迅在还非常年轻时见到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便为之神往，被它们的科学和艺术魅力所吸引住了！

大家知道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都是通过文艺形式，来宣扬科学道理的。比如，《月界旅行》，主要是描写美国马里兰州枪炮会社社员，在社长巴比堪的领导下，研制成一座巨炮，将三位旅行者发射到月球上旅行考察的故事，其中不但有

幻想，还有科学根据。鲁迅一开始就十分赞赏这样一种通过文艺形式来普及科学知识的途径。因为“经以科学，纬以人情”，既能增聪益明，又能陶冶情性，对提高人们的文化、科学水平，是格外有效的。在鲁迅看来，自然科学知识对于人类来说，如同空气与阳光一样，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只有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才能开天辟地，改造大自然，造福于人类。而随着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也不断发展。鲁迅在《月界旅行·辨言》一文中，以简明生动的艺术语言，深刻地阐明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的过程。他说道：“在昔人智未辟，天然擅权，积山长波，皆足为阻。递有剖木剡木之智，乃胎交通，而桨而飘，日益衍进。”他指出，正是由于人类科学知识的不断成长，才使人们得以“驱铁使汽”，能够使“车舰风驰”，具有驾驭大自然的能力，“人治日张，天行自逊”，从而能够做到“五洲同室，交贻文明，以成今日之世界”。鲁迅认为“人类者，有希望进步之生物也”！其所以有希望，是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是最“能思考、最善于发展的优秀生物。也正因为这样，“故其一部分，略得光明，犹不知餍”。他相信人类终有一天能够冲破地球的吸引力，战胜空气的制约，“发大希望，思斥吸力，胜空气，冷然神行，无有障碍”，能够“与诸星球人类相交际”。正是出于这种科学预见，鲁迅充分肯定了凡尔纳作品中所作的科学想象，认为这是一种人类的“尚武精神”，而“写此希望之进化”的精神是十分可贵的。这种科学想象是：“理想为因，实行为果，”“旅行月界……据理以推，有固然也！”看！早在七十多年之前，鲁迅曾对于人类到月球去旅行作了多么充分的肯定！

鲁迅认为，从普及的角度看，科学著作的推广固然重要，但它毕竟不象文学作品，往往比较枯燥乏味，不是一下子就能引人入胜。鲁迅在《月界旅行》的“辨言”中说得好：“盖胪陈

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然则“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儒勒·凡尔纳的作品——科学幻想小说，正是这样的理想读物。因而也就赢得了鲁迅的高度的赏识。

科学的灵魂是实事求是。但科学也是需要幻想的。幻想是科学能够飞翔的翅膀，它常常能够变成一种动力，促使科学不断发展。然而，科学幻想决不是什么可以任凭主观臆测的不切实际的胡思乱想，否则充其量只能写出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并把读者引向非科学或反科学的境地。鲁迅以深邃的科学眼光和见地，细致地阅读了凡尔纳的这两部作品。在他看来，凡尔纳在《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这两部著作中，通过生动的艺术形式所表现的内容是有一定的科学根据的。它们并不完全是艺术的幻想和虚构，而主要是通过有科学根据的想象力，正确地阐明了科学的必经之路。事实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随着二十世纪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凡尔纳的许多科学幻想后来基本上都成了事实。例如，美国阿波罗 11 号之飞上月球，就把人类飞到月球上去的幻想完全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这不但说明了杰出的科学幻想小说家凡尔纳对科学的预见性，也雄辩地说明当时初露头角的青年鲁迅对未来科学发展的预见性。正因为如此，鲁迅才怀着极大的热情编译了这两部作品，并把它们冠之以“科学小说”的称号。

由于是从日文转译的缘故，鲁迅曾误把《月界旅行》说成为美国查理士·培伦所作；把《地底旅行》说成为英国威男所作。这是由于当时学术出版界的闭塞，鲁迅在晚年给杨霁云同志信中作了改正。他说：“威男的原名，……大约是 Jules Verne，他是位法国的科学家。”（见 1934 年 7 月 19 日信。）鲁迅充分肯定了该书的作者是个“学术既覃，理想复富”的杰出作家，能“默揣世界将来之进步，独抒奇想，托之说部，经

以科学，纬以人情，离合悲欢，谈故涉险，均综错其中，间杂讥弹，亦复谭言微中，……比事属词，必洽学理，非徒摭山川动植，侈为诡辨者比”。这些评语说明，青年时代的鲁迅对该书的科学内容，和对作品的艺术成就，都是颇具慧眼的。

鲁迅在《辨言》中还讲到，过去一般小说总是“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读者之美感”，但在《月界旅行》中“独借三雄”“无一女子厕足其间”而使读者“不感寂寞”，甚至“尤为超俗”。这些评价也是独具灼见的。为什么这两部不是谈情说爱的小说能够紧紧地吸引住人们的心弦呢？这是因为它不但有科学的内容，而且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其中人物故事写得既生动又曲折；而且它们能在“不知不觉之间”使人们“获一斑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辅助文明”，起到了在潜移默化之中接受科学教育的作用。鲁迅在这里高度评价了凡尔纳“科学小说”所起的重要作用，并对科学文艺的价值作了恰如其分的阐明。

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认识，鲁迅热情地提倡科学文艺。在他看来在中国文艺创作中间，特别是说部，讲男女之爱的言情小说、写掌故的小说、写讽刺时事的小说、写怪异的小说等等，多得汗牛充栋，而唯独以科学为题材的文艺作品，尤其是科学小说或科幻作品则如凤毛麟角，非常之少见。科学是以传授知识为任务的，科学文艺少了，这就意味着“智识荒隘”。所以鲁迅不惜费工夫亲自动手，以翻译“科学文艺”为己任，把《月界旅行》、《地底旅行》这样富有科学思想性与知识性的优秀作品，译成中文，以飨我国广大读者。

这里还要指出，鲁迅对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的翻译，并不完全是直译，而是作了相当重要的改编和艺术加工的。比如他为了适应当时广大中国读者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特地把原书改成为那时在我国风行的章回目，便可

看出他是经过一番刻意加工的。如《月界旅行》第一回的回目是：“悲太平会员怀旧，破寥寂社长贻书”；最后一回是“纵诡辩汽扇驱云，报佳音弹丸达月”；《地底旅行》第一回是“奇书照眼九地路通，流光逼人尺波电谢”；第八回是“大声出水浮屿拟龙，怪火抟人荒天掣电”；……从这些对仗工整的回目中，不难看出改编翻译者的艺术匠心。

凡尔纳《月界旅行》的原日译本凡二十八章，例若杂记。鲁迅在改编时把这部科学小说裁长补短，得十四回，把其中“措辞无味，不适于我国人者”“删易少许”；把原书书名《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之间》改作《月界旅行》；鲁迅特别引用我国章回小说的特点，在书中所描写的情节高潮之处或每回回末加上一首旧体诗，或用工整的对仗来作概括式的诗情画意的描写。例如，在《月界旅行》第一回中，他引用了陶渊明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苍海，形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一诗，来形容书中美国枪炮社社长以及许多复员军人虽因战争病残，却怀着雄心壮志，将簇新大炮向月球一试；此外如“壮士不甘空岁月，秋鸿何事下庭除”；“莫问广寒在何许，据坛雄辩已惊神”；“天人决战，人定胜天。人鉴不远，天将何言”；“啾啾蟪蛄，宁知春秋！惟大哲士，乃逍遥游”；“心血为炉熔黑铁，雄风和雨暗青林”；“硝药影中灰大业，暗云堆里泣雄魂”；“侠士热心炉宇宙，明君折节礼英雄”……这些诗句当然不是凡尔纳原有的，而是鲁迅用自己的艺术彩笔，对凡尔纳笔下所描写的不畏风险、为人类探索大自然奥秘的英雄人物唱出的赞歌。这些诗词，大大增添了原书的艺术光彩。

鲁迅在编译《月界旅行》、《地底旅行》时，还常常借书中人物的豪言壮语，倾注了自己的感情和感喟。如他借抱着雄心壮志要到月界探险的战士贲思敦之口说道：“凡人类者，苟手足自由，运动无滞，则应为世界谋利益，为己身谋利益，肉体可

灭，精神不懈，乃成一人类之资格，……”在《地底旅行》中，借主人公亚篱士危坐筏首，俯听波声时拍手唱的高歌，昂扬地抒发了科学探险家的精神：“进兮，进兮，伟丈夫！日居月诸诰迁徂！曷弗大嘯上征途，努力不为天所奴！沥血奋斗红模糊，迅雷震首，我心惊栗乎？迷阳棘足，我行却曲乎？战天而败神不痛，意气须学撒旦粗！吁嗟乎！尔曹胡为彷徨而踟蹰！呜呼！”（第六回）在这里鲁迅以豪放的诗笔，对书中英雄人物作了热烈的礼赞和概括的描写。

从以上可见，鲁迅在编译凡尔纳的两部名著过程中，曾经倾注了巨大的精力和心血，这是值得那些“一笔译成”的“翻译家”们，引为借鉴和学习的。

鲁迅晚年给杨霁云同志的信中写道：“《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又说：“《地底旅行》，也是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或索士……。”鲁迅1902年到日本留学，就着手《月界旅行》的编译，接着又编译了《地底旅行》，在日本留学生办的《浙江潮》上刊出，后来在上海普及书局发行。这充分说明鲁迅早年就相当重视科学普及的工作了。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是不朽的；凡尔纳科学幻想小说经过鲁迅之笔加工润色，更是锦上添花，成为科学文艺史上永不凋谢的鲜花。

试谈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发展

——兼论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些争论

肖 建 亨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6月到1980年6月为止,在我国的一些报刊或出版社汇集的集子上,仅中短篇科学幻想小说,就出现了一百五十篇左右。但更为重要的是,在这几年内,由于文学刊物也开始刊登科学幻想小说,新的作家和新的作品不断涌现;同时,开始引进英美的科幻作品及其理论。与此同时,我国自己的科学幻想小说的评论及其理论也已经逐渐产生,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重大的争论。这样,就使我国的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从仅仅是搞实践转向了理论性的探讨;从感性的认识转向理性的概括。这样就大大地丰富了我们对科学幻想小说的认识,为我国的科学幻想小说进一步发展,为它开拓新的领域、新的形式、新的创作方法打开了出路。当然,就象任何作品都有它的局限性一样,这些萌芽状态的理论探讨,有时也因为它的局限性而带来了消极的一面。那就是:在初步繁荣的过程中,突然刮起了一阵怀疑的冷风。人们因某些科幻作品的局限性或它的幼稚;或者某些作品的一些偶然的错误,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现在纸张这样紧张,是不是还要提倡科学幻想?在青少年的文化科学知识如此落后的情况下,是不是还要大量出版科学幻想作品?提出这种怀疑观点的人,无疑也是抱着一种良好的愿望: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人

民需要知识，尤其是青少年更需要大量的科学知识，而在一篇数万字的科幻作品中，往往真正讲述科学知识的部分只有数百字，这岂不是对纸张的一种极度的浪费？从科学普及一谈来讲，人们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我们能把科学幻想作为一种普及科学知识的手段来应用吗？它的社会功能倒底是什么？另外，自从和国外开始文化交流以来，我们又断断续续地听到了港澳以及国外报刊上对我国科学幻想小说的一些评论。对待这些评论，我们是采取一捧则视若神明，一贬则垂头丧气的态度呢？还是采取不理不睬的态度？还有，我国有些科学家曾经对我国的科学幻想作品发表过一些很尖锐的意见。对待这些意见，我们又应当如何处之？是刚听到一些意见，就赶快减缩出版规划呢？还是仔细地分析这些意见，扬其有用而中肯的部分，弃其因不了解情况而产生的误会部分？总之，这里涉及到对科幻小说的基本估价问题，也涉及到科幻小说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科学幻想小说，到底能不能作为科学普及的一种手段来加以应用？它到底姓“科”还是姓“文”？它的社会功能又是什么？科学幻想中的幻想，是远一些好呢？还是近一些好？给成年人（青年人）和给少年儿童阅读的科学幻想小说，是不是应当有所区别？也就是说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作品，要不要所谓的“儿童特点”？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作为一个作者，我在这里想结合我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来讲一讲自己的体会，以就教于高明。

在这篇文章里，我准备先谈一谈科学幻想小说产生的社会根源以及我国科幻小说的历史，接着再谈这几年来的一些争论，谈谈科幻小说的社会功能以及今后的发展方向等等。

一、科学幻想小说是时代的产物

人们常把世界上最早的一本科学幻想小说，归之于大诗人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所撰写的一本叫《弗兰肯斯坦因》的小说。这本书写于1818年。当然，关于科学幻想小说的起源，我们还可以追溯得更远一些。甚至有人还把荷马、柏拉图、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笛福的《鲁滨孙飘流记》都称之为科学幻想小说。就拿我国早期的神话来看，我们也可以找到一些朴实的、科学幻想的成分。拿《镜花缘》来说，林之洋的飘洋过海和他在异域奇境里的一些奇遇，就有点儿象现代科幻小说中对宇宙人及其他银河系生物的描写。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科学幻想小说，毕竟是科学世纪到来之后的一种产物；是科学与技术开始融合并推动工业化以后的一种必然的精神文明的反映，一种新奇而又值得研究、值得重视的文化现象。

我们都知道，在十六世纪以前，世界上所谓的科学和当时的“技术”，是基本上分离的。技术只掌握在一些仅仅父子相传、师徒相传的熟练工匠们手里。而科学不过是一些经院式的或一些御用的科学家们的玩物。只有到了十九世纪的中叶，由于工业化的需要，科学才真正和技术结合起来。到了那个时候，自然科学才对工业化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二十世纪初，可以说大部分的技术创新和发明都是来自自然科学的成就，所以，也是由于社会实践的结果，人们才对自然科学及科学理论的意义愈益重视。基础科学的发展大大地推动了工业化的进程。科学已进入了人类的生活，干系着人类未来的命运。由于工业化的发展，交通运输的越来越方便，新技术、新发明不断地出现，不断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

貌。当然，这也带来了惊恐和希望。人们不免要想：这些新技术、新科学的发展，会为我们的明天带来些什么？是黑暗还是光明？是痛苦还是欢乐？人们总是希望自己今后的命运。这种关心自己命运的好奇，可以说是人类的一种最基本的本能，一种最优秀的品质。他们不但想了解自己的过去和今天，而且也想了解自己的明天。“科学”地去想象明天，想象未来，这无疑是人类逐渐走向成熟，对自己越来越有信心的一种表现。在古代，由于缺乏科学知识，人们只好把一些大自然的现象看作是一种无法由人类掌握的神秘的力量——这当然就是图腾的起源。但即使是在人类非常原始的时代，人们就在幻想着一种能驾驭大自然的力量。他们创造了一些能呼风唤雨的“神”，能跨越千里飞过海洋的“飞毯”，能缩地千里的“快速旅行法”。孙猴子一个斤斗就翻了整整十万八千里，连最先进的“三叉戟”和“波音”都远远赶不上。老孙下龙宫去取金箍棒的分水法，也是我们今天的深海探宝和“北极星核潜艇”所望尘莫及的。《山海经》、《封神榜》里就有我们祖先的一些非常朴实但却非常大胆的“科学幻想”。从世界上一些民族早期的传说故事、诗歌和神话里，都会看到人类的这种神奇的精神力量——一种无比瑰丽而辉煌的想象力。虽然，照今天的标准看来，它们不一定是“科学”的，但毕竟这种大胆的想象，是一种超越时代的力量。而随着时代的进展，人类的进步，这种想象力就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有科学的依据。

到了十九世纪，正如上面所说的，由于科学和技术开始融合，科学知识开始大规模的普及，更由于人类已经尝到了科学技术为他们带来的苦恼和欢乐，人们当然更加关心科学技术以及人类社会往哪里去的问题了。而科学幻想小说，也就是在这种政治、经济的社会条件下，在这种社会心理的背景之下所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无疑是时代的产物，是社会发展

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一种文化现象。这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并不会因为一些人的公开反对而停止它的发展。所以，在这儿提一提法国科学幻想大师儒勒·凡尔纳的创作年代是很有意思的。我们都知道，凡尔纳的第一部科学幻想小说——《气球上的五星期》写于1862年。他卒于1904年，一生共写了104本科学幻想小说。他的整个创作时期，正好是科学与技术互相结合的时期，也正是工业化大发展的时期。这里，当然并不是什么巧合，而正好说明，凡尔纳本身就是时代的产儿，他的作品也就是时代的需要，时代的反映。这就象在中世纪，在城堡林立的时代，只能产生骑士文学一样，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时代产生了凡尔纳，产生了我们所要讲的科学幻想小说。

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到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英美曾产生过一大批所谓“灾难性”的科幻小说。人们对这批小说的评价，至今虽然还有争论，但我们却不能不说，这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客观反映，是所谓“核恐怖时代”的缩影。我们还可以就这个问题再深入地讨论一下。

在二十世纪中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原子能的解放，电子计算、机器人（人工智能）、遗传工程的突破、宇宙空间技术的发展、工业污染等等，为人类带来了种种问题和新的烦恼，也为科学幻想小说提供了新的动力和题材。许多人，甚至包括科学家在内，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都产生了怀疑。他们担心：原子能就象《一千零一夜》里的那个禁锢在魔瓶里的妖怪一样，一旦解放出来，它就会向人类报复。五十年代，在英美的一些科学幻想小说里，就充分地表达了这种核歇斯底里的恐怖。这里可以简单地举一个例子：

“一艘核潜艇奉命出航，当他们回到美国时，发现美国已被一场核袭击所摧毁。人类的文明已完全毁灭。大家只好回